

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在他著名的诗集《圣殿》中，将个人的情感投射在诗歌的舞台上，并凭借神的在场来阐释自我。

张敏——著

自我的现代性 书写

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诗歌研究

张敏——著

自我的现代性 书写

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诗歌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的现代性书写：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
诗歌研究 / 张敏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201-4720-0

I. ①自… II. ①张… III. ①乔治·赫伯特-诗歌研
究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5879 号

自我的现代性书写

——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诗歌研究

著 者 / 张 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刘 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33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720-0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专著出版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一般项目“自我的现代性书写——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诗歌研究”（项目编号：17LZUJBWZY072）以及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学科研创新学术团队建设项目“英美文学教学与科研创新及实践”（项目编号：16LZUWYXSTD010）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自强不息，独树一帜”

谨以此书献给兰州大学 110 年华诞

序

17 世纪的英国已经迈入早期现代时期，宗教文学仍盛行不衰，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无疑是那个时期宗教诗人的代表。因患结核病，赫伯特在充满动荡和纷争的英格兰只度过了短暂的 40 年人生岁月，他的代表作诗集《圣殿》也是在其离开人世后数月才得以出版，但赫伯特在英国文学史上却享有崇高地位，历来都受到不少诗人和作家的推崇。17 世纪英国著名的清教徒牧师、神学家、诗人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曾表达了对赫伯特诗歌的无限敬仰，认为赫伯特对待上帝是非常虔诚的，“灵魂之作和天堂之作构成了他的诗集”。20 世纪的伟大诗人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 S. Eliot）、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等都给予赫伯特以崇高评价。艾略特曾将赫伯特与威廉·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认为赫伯特虽远不及莎翁那么伟大，但“称他为一位重要的诗人是有充分依据的”。赫伯特的诗名源自他那些质量上乘的宗教诗歌。艾略特注意到，在赫伯特成为比麦顿（Bemerton）教区长之前，他广泛参与世俗活动，婚姻美满，没有一点儿遁世的迹象。然而，对信仰的渴望，对虔诚的向往，对自我的叩问，对宗教的沉思赋予了赫伯特诗歌丰富的灵感，成就了他的诗歌才华，使他成为名垂青史的宗教诗人。艾略特认为，宗教题材促使赫伯特创作出了伟大的诗歌，但同时强调，如果认为赫伯特的诗歌仅仅对基督教读者具有阅读价值，那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赫伯特的诗歌不仅诗艺高超，更是呈现了内心世界的挣扎状态，能触动读者的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宗教信仰和情感没有必然的联系。

艾略特的观点道出了赫伯特诗歌的本质。首先，赫伯特与英国 16~17 世纪的许多诗人一道，为了提升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崇高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非常注重提升英语的表达力，其诗歌在措辞、韵律、传情达意等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技巧，许多诗篇的语言形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次，除卓越的诗艺外，赫伯特的诗歌更是以情感取胜，诗人将追求信仰过程中内心的挣扎、痛苦、喜悦、宁静等情感很真实地呈现在诗篇之中。有西方学者注意到，赫伯特诗歌中有多个抒情说话者，以不同的声调与上帝和读者进行亲密交谈，既有争论、抱怨、哀叹，也有赞美和歌颂，展现了充满怀疑、苦恼、欢愉的内心世界，在那里，“基督教与人性，语言与个人的深层情感，以及音乐技巧最完美地结合为一体了”。

赫伯特诗歌中呈现的多重内心世界引起了部分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指出赫伯特在其诗歌中构建了不同的人物从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然而，正如张敏博士所言，国外的这些相关研究“并未关注这些声音所构建出来的戏剧效果，也没有将这些声音系统归类，思考各种声音之间是否有关联，是否进行了某种对话，揭示了某一主题，更没有将人物声音与赫伯特自我的现代性书写联系起来”。张敏博士既熟悉国外赫伯特研究现状，更能洞察可能存在的学术突破之处。她抓住了赫伯特诗歌的戏剧性这个内核，结合米哈伊尔·M. 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的对话性理论，以文化研究视野为依托，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赫伯特诗歌中的多重声音，指出赫伯特构建的多重声音实质上是现代性自我的诗学表达，现代性的自我涉及内心认知、外在身份、审美意识等多维度的自我书写。

安东尼·吉登斯（A. Giddens）指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 17 世纪出现在欧洲。”现代性的出现对自我身份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前现代时期的文化中不含有以下观念，即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性

格特征以及有可能获得实现的特殊潜能”，而当人类迈入现代时期，成长、反思、时间、身体等与自我紧密相关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开始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张敏博士把赫伯特的诗歌置于17世纪的大背景进行考察，揭示了现代性文化与赫伯特诗歌中戏剧化声音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成为她这本专著最重要的创新点。从自我的现代性书写这一颇具思辨性的创新性立论出发，张敏博士对赫伯特的重要诗歌文本进行重新审视，产生了一些新的解读和观点。她的研究告诉读者，赫伯特的自我既是出世的自我，也是入世的自我，同时更是一个审美的自我。

在研究方法上，该专著将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进行了有效嫁接。当然，这里所言的细读法已经超越了英美新批评的局限，而是“将文本细读视为一种文本阐释方法，根据意义生成的不同模式，从不同角度去寻找文本的意义，并且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结合文化研究进行文本分析阐释”。将文学文本与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能洞察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国外理论大家的观点并不盲从，而是辨明其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核心点，择其合理之说加以利用。例如，作者对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有关文艺复兴时期自我概念的相关讨论，便可见一斑。

张敏博士是一个能挑战自我的年轻学者。她硕士研究生期间主攻当代英国小说，2012年9月进入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后，她毅然决然地将研究兴趣转向英国16~17世纪文学。现在许多年轻学子喜欢研究现当代外国文学，对中世纪文学、早期现代文学有一种畏惧感。张敏不仅选择研究巴洛克时期的英国文学，而且选择了国内学界经常论及但未曾进行深度研究的赫伯特作为研究对象。她笃学慎思，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与课题相关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消化吸收，内化为自己知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四年的寒窗苦读，她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专家的一致好评。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在家庭生活和学业追求上也捷报频传，作为曾经的导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自豪。我相信，以

她扎实的学风和良好的科研潜力为基础，定能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为推动中国的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奉献力量。

是为序。

刘立辉

2018年11月于重庆北碚嘉陵江畔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001

- 一 现状与评述 / 001
- 二 方法与重点 / 009
- 三 内容、价值与创新 / 019

第一章 现代性自我的内在衍变 / 029

- 第一节 抱怨、反叛 / 030
- 第二节 审视、忏悔 / 048
- 第三节 平复、皈依 / 069

第二章 现代性自我的外在身份建构 / 088

- 第一节 新教牧师身份 / 090
- 第二节 “折中”宗教政策倡导者 / 109
- 第三节 英格兰民族维护者 / 128

第三章 自我现代性书写与审美同构 / 148

- 第一节 赞与美之诗 / 149
- 第二节 人与器之歌 / 167
- 第三节 言与画之形 / 181

结 语 / 207

主要参考文献 / 213

插 图 / 230

索 引 / 233

后 记 / 239

绪 论

一 现状与评述

乔治·赫伯特（1593—1633）是英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著名诗人，其诗作主要包括拉丁语诗集《忆伟大的母亲》（*Memoriae Matris Sacrum*）、十四行诗、英语诗集《圣殿》（*The Temple*）、诗篇《致波西米亚女王》（*To the Queen of Bohemia*）、《致大法官》（*To the Right Hon. the L. Chancellor*）；此外，赫伯特还著有散文集《乡村牧师》（*The Country Parson*），又名《圣殿之牧师》（*A Priest To the Temple*）、《信件》（*Letters*）、拉丁语散文集《演说》（*Orations*）以及《异国他乡之谚语》（*Outlandish Proverbs*），并翻译了威尼斯贵族路易吉·科纳诺（Luigi Cornaro）的散文《关于节制与戒酒的论文》（*A Treatise of Temperance and Sobrietie*）。赫伯特的众多作品以诗集《圣殿》最负盛名。由于创作风格与约翰·多恩（John Donne）有颇多相似之处，学界通常将赫伯特视为追随多恩的玄学派诗人之一。实际上，赫伯特早已被视为英国重要的虔诚宗教诗人，在我们理解英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上占据了一个永恒的中心位置。^①赫伯特经常被同时期的诗人颂扬和模仿，因为他开启了一种创作宗教诗歌的新模式。^②艾兹拉·

① See John R. Roberts, *George Herber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riticism 1905 - 1984*,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8, p. xi.

② See Barbara Kiefer Lewalski, *Protestant Poetics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Religious Lyr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83.

庞德 (Ezra Pound) 称赞赫伯特, 对其诗歌创造的语言感到颇为惊叹。^①艾略特亦指出: “《圣殿》记录了一个有知识力量与情感强度之人的精神斗争。作为此种记录, 他引起意欲了解同类作家之人的兴趣与好奇; 并且, 我认为《圣殿》的重要性远胜于多恩所有宗教诗歌的重要性。”^②彼得·萨克斯 (Peter Sacks) 更是认为赫伯特为 20 世纪作家提供了“基督献身主题的模板”^③。

正因认识到了赫伯特的重要性, 当代欧美学术界频频举办与赫伯特相关的学术活动: 《乔治·赫伯特期刊》(*George Herbert Journal*) 于 1977 年 4 月创刊; 1978 年 10 月 20~21 日, 迪尔伯恩密歇根大学召开了两年一度的文艺复兴第三届会议, 此次会议以赫伯特及其作品为议题展开研讨; 1993 年, 在洛杉矶举行了赫伯特诞辰 400 周年纪念会; 同年 11 月, 在克拉克图书馆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十七、十八世纪研究中心”会议, 会议主题为“90 年代的乔治·赫伯特研究”(“George Herbert in the Nineties”); 2007 年 10 月, 在索尔兹伯里和比麦顿召开了“乔治·赫伯特的田园文学作品”会议(“George Herbert's Pastoral”); 2008 年 9 月, 蒙哥马利庆祝了“乔治·赫伯特节日”(George Herbert Festival), 并同时举办了乔治·赫伯特诗歌竞赛; 同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 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波罗召开了“乔治·赫伯特的旅程: 国际印刷与文化遗产”会议(“George Herbert's Travel: International Print and Cultural Legacies”); 2011 年 10 月 13 日, 为期四天的“寻找乔治·赫伯特”(“Locating George Herbert”)会议在蒙哥马利拉开帷幕。此外, 学术界还成立了乔治·赫伯特协会; 该协会由 2005 年成立的文艺复兴协会专家构成, 其主要成员包括保罗·迪克 (Paul Dyck)、西德尼·戈特利布 (Sidney Gottlieb)、昌西·伍德 (Chauncey

① See Ezra Pound, “The Hard and Soft in French Poetry” (1918), in T. S. Eliot, e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8, pp. 286-287.

② T. S. Eliot, *George Herbert*, London: British Council and National Book League, 1962, p. 20.

③ See Peter Sacks, “‘No room for me’: George Herbert and Our Contemporaries,” in Jonathan F. S. Post & Sidney Gottlieb, eds., *George Herbert in the Nineties: Reflections and Reassessments*, Fairfield: Sacred Heart University, 1995, p. 42.

Wood)、海伦·威尔科克斯 (Helen Wilcox)、伊丽莎白·克拉克 (Elizabeth Clarke)、约翰·赫伯特 (John Herbert)、克里斯蒂娜·马尔科姆森 (Cristina Malcolmson)、肖恩·麦克道尔 (Sean McDowell)、乔纳森·波斯特 (Jonathan F. S. Post)、朱迪·里斯 (Judy Rees)、维克拉姆·塞斯 (Vikram Seth) 以及艾米·查尔斯 (Amy M. Charles)。这些学者可谓欧美学术界赫伯特研究的领军人物。除欧美学者之外,部分东亚学者也对赫伯特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渡边捷昭 (Kenichiro Watanabe) 著有《碎片中的〈圣殿〉: 二十世纪日本对乔治·赫伯特的接受》(“The Temple in Fragments: The Reception of George Herbert in 20th-Century Japan”), 该文对 1914 年以来日本学界赫伯特研究进行了综述; 鬼冢圭一 (Keiichi Onizuka) 于 1986 年翻译了《教堂》的部分诗篇, 并于 1997 年完成了《圣殿》整部诗集的翻译, 让日本读者得见赫伯特诗歌全貌。

本书选取赫伯特的诗集《圣殿》为研究对象。《圣殿》诗集共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为《教堂柱廊》(The Church-Porch)、《教堂》(The Church) 和《战斗教会》(The Church-Militant)。诗集中部分诗篇的具体创作时间现已经无法考证, 但其诗篇主要有以下两个来源。一是威廉姆斯手稿 (the Williams Manuscript), 其中包含了 77 首诗, 大多诗篇创作于 1615 ~ 1625 年。^①该手稿虽然并未收录现今《圣殿》诗集中的所有诗篇, 却构建了《教堂柱廊》、《教堂》和《战斗教会》三部分的基本结构。二是牛津大学图书馆手稿 (the Bodleian Manuscript)。该手稿包含了赫伯特《圣殿》诗集中的 165 首诗, 它在安排和顺序上比威廉姆斯手稿更为细致。许多学者认为这便是赫伯特在临终前委托爱德蒙·邓肯 (Edmund Duncon) 转交给其好友尼古拉斯·费拉尔 (Nicholas Ferrar) 的小册子。赫伯特去世不久, 费拉尔于 1633 年将《圣殿》出版。在同一年, 《圣殿》的第二个版本也问世。随后, 《圣殿》分别于 1634 年、1635 年、1638 年、1641 年、1656 年、1660 年、1667 年、1674 年和 1678 年出版, 并且在 1647 年还出现过《圣

① Helen Wilcox, “Introduction”, George Herbert, *The English Poems of George Herbert*, p. xxxvii.

殿》的仿版；而在1695年，1678年版的《圣殿》又得以重新出版。^①根据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所说，在1633~1675年，《圣殿》的销售量达20000本，而当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所著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销售量仅有3000本。^②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赫伯特在17世纪颇受欢迎。实际上，在《圣殿》出版之后便有许多诗人对赫伯特的诗歌创作进行模仿；对《圣殿》的选读以及阐释使该诗集如同圣经一般，丰富了宗教诗歌的创作。^③17世纪受赫伯特影响的著名诗人包括克里斯多夫·哈维（Christopher Harvey）、理查德·克拉肖（Richard Crashaw）、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

除了模仿赫伯特的诗歌创作之外，17世纪的文人已经开始了对赫伯特诗歌的批评。较为著名的批评家包括多恩、约翰·费拉尔（John Ferrar）、哈维、克拉肖、沃恩、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巴克斯特、约瑟夫·博蒙特（Joseph Beaumont）、沃尔顿、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等人。虽然该时期的赫伯特评论颇多，却并不及现当代赫伯特评论那么系统，其中，描写赫伯特人生经历以及对世俗权力和神职追求的传记批评占很大的比例。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沃尔顿的《乔治·赫伯特先生的生平》（*The Life of Mr. George Herbert*）、巴纳巴斯·奥利（Barnabas Oley）的《乔治·赫伯特先生生平的序言性评价》（“A Prefatory View of the Life of Mr. Geo. Herbert”）。此外，也有文人将赫伯特作为虔诚宗教诗人进行研究，指出其宗教诗歌创作风格对同时代许多宗教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

对赫伯特及其作品的评价在18世纪发生了变化。虽然该时期也有吉尔斯·雅各布（Giles Jacob）、约翰·惠尔登（John Wheeldon）以及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等人高度称赞赫伯特的作品，甚至对其作品进行模

① C. A. Patrides, *George Herber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p. 3.

② Ibid., p. 3.

③ Helen Wilcox, “‘Heaven’s Lidger Here’: Herbert’s Templ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Devotion,” in David Jasper, ed., *Images of Belief in Litera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pp. 160-161.

仿，但在《观察者》（*The Spectator*）第58期中，约瑟夫·艾迪森（Joseph Addison）对赫伯特的评论确定了18世纪赫伯特批评的基调。艾迪森认为像赫伯特图解诗歌的形式，消解了其意义，因此展现的只是一种虚假的才智（false wit）。^①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认为赫伯特的诗歌是“哥特式的、笨拙的”^②；其诗歌并不能纾解，反倒会加深人的忧郁情绪。

到19世纪，赫伯特批评的总趋势又发生了变化。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对赫伯特的《启应轮流吟唱》（“Antiphon”）、《花》（“The Flower”）等诗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赫伯特思想的怪异性蒙蔽了现代读者的眼睛，让读者忽视了赫伯特诗歌的优点，他认为赫伯特是一个“真正的、独具一格的诗人”^③。拉尔夫·W·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称赞赫伯特为英国天才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④他认为赫伯特将崇高的思想融入诗歌创作之中，并且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达这种思想。该时期对赫伯特评价最高的可能是塞缪尔·布朗（Samuel Brown）。布朗指出赫伯特的诗篇与纯正的音乐产生共鸣，于感官、灵魂均是如此；其诗歌展现出的天赋超过众多诗人，并且呈现了令人无法匹敌的诗学品味。^⑤另一匿名作者撰写了《乔治·赫伯特与他的时代，基督徒的纪念》（*George Herbert and His times, in the Christian Remembrance*）。作者在该书结尾总结道：“像乔治·赫伯特一样的诗人很罕见。让他与众不同的并非广博的学识，或高雅的品位；也不是崇高的精神，或和蔼可亲的性格，甚至不是他那严谨的生活，而是这些特点的融合让他如此出众。他是‘学识、人与神的大师’。”^⑥19世纪受到赫伯特影响而进行创作的文人包括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艾米莉·狄更森（Emily Dickinson）、克

① C. A. Patrides, *George Herbert: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149.

② William Cowper, *The Letters and Prose Writings of William Cowper*, ed. James King and Charles Ryskamp,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pp. 8-9.

③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Miscellaneous Criticism*, ed. Thomas Middleton Rays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 244.

④ C. A. Patrides, *George Herbert: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21.

⑤ Ibid., p. 26.

⑥ C. A. Patrides, *George Herbert: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256.

里斯蒂娜·罗塞蒂 (Christina Rossetti)、杰拉尔德·M. 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等。虽然该时期赫伯特评论以颂扬为主，但也不乏批判之声。其中，约翰·尼科尔 (John Nichol) 认为赫伯特创作具有以下缺点：不凝练，在不同诗篇或同一诗篇中重复某种观点；偏爱运用奇怪的寓言；运用奇喻，且措辞中表现出矫饰主义；缺乏幽默因素。

20 世纪赫伯特批评以乔治·赫伯特·帕尔默 (George Herbert Palmer) 的《赫伯特英文诗集》(*The English Poems of George Herbert*) (1905 年) 为滥觞。帕尔默编辑的赫伯特诗集至关重要，因为他肯定了赫伯特是一个有洞察力的艺术家，且唤起了同时代人对赫伯特诗歌的热情。随后，在《英语诗歌的构造类型》(“Formative Types in English Poetry”) 一文中，帕尔默重申了《赫伯特英文诗集》中表达的观点，并在该文章中对赫伯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与当时的许多诗人不同，赫伯特的作品结构统一，他知道何时停止；每一首诗都表达了一种心情，描述了人神关系，或论及了神圣之爱，并在结尾都将之进行了清晰的阐述。^①海德 (A. G. Hyde) 撰写的《乔治·赫伯特与他的时代》(*George Herbert and His Times*) 以沃尔顿的《乔治·赫伯特先生的生平》为基础，对赫伯特的许多诗篇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将赫伯特的人生、创作与其生活历史加以联系。爱德华·B. 里德 (Edward Bliss Reed) 认为赫伯特的宗教诗歌创作不同于早期的宗教诗歌，他采用的风格和主题都是前所未有的，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流派。赫伯特·约翰·C. 格里尔逊 (Herbert John Clifford Grierson) 在早期的评论中对赫伯特的评价颇高，认为赫伯特诗歌中“怪异的修辞有效地得以控制” (are managed with great rhetorical effectiveness)^②，但他对赫伯特的评价自 1906 年便有所改变，并在 1921 年出版的《玄学派诗人与十七世纪诗歌》(“Metaphysical Lyrics and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中指出赫伯特是隶属于多恩的玄学派诗人，但是与多恩相比，赫伯特总是逊色许多，

^① C. A. Patrides, *George Herbert: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296.

^② Herbert John Clifford Grierson, *Metaphysical Lyrics and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onne to Butler*, Clarendon: Clarendon Press, 1928, p. xlv.